

藍莓餡餅

她像往常一樣從口袋裡掏出綠色票卡，不搭手扶梯踏出捷運站，出站時天色已經黑了。

剛才甚麼事也沒有發生，捷運站出口沒有一個經過的人知道十分鐘前曾經發生甚麼事，她模仿一個穿著窄裙與皮鞋的長髮女子快步通過十字路口的斑馬線，模仿一個在公車亭等候的中年男子搭上正好駛來的大型公車，模仿一個甫從補習班下課的國中女學生自公車前門走向後方所剩無幾的座位，才剛剛坐下她就清楚地感受到一種異常柔軟又微微濕潤的觸感自臀部經由神經元傳達自腦部，她確實地坐在一塊藍莓餡餅上。

她回想起在國外留學時第一次搭地鐵的情境，當車廂內的每一名乘客擁擠得像水巷裡的魚然而遠處卻依然有一席座位時，事情絕不是那麼單純，那席座位上肯定被棄置了超市買來的生菜三明治或是失手被打翻的罐裝咖啡。

公車司機在十字路口的黃燈亮起時右轉，她沒抓緊扶手便倒向左手邊的座椅，餡餅夾層內的藍莓果醬被擠壓出來，溢在了紅色座椅上，她穿著的米白圓裙也被印上果醬藍紫色的痕跡，站在走道上玩手機的國中生似乎察覺到了空氣裡瀰漫的一絲絲莓果味，用手機拍下相片後發布社群貼文，對著照片按下「哇」的圖示，按下下車鈴後走向公車前門下了車，另一名坐在她後方的婦人也跟著下車，經過她的座位時發出一聲驚呼，從購物袋裡掏出一包袖珍包面紙放在她膝上，她向婦人點了點頭，打開還剩下一張面紙的袖珍包。

公車就這樣駛過了好幾站，她沒有模仿任何人下車，打算逕自坐到終點站，等所有乘客都下車再想想辦法，她在心底數著經過的紅綠燈數，思索剛才經過了幾輛藍色小客車，司機闖了多少黃燈，這是她第一次在公車上待了這麼久，也是第一次搭到終點站，公車在終點站停下後，司機按下按鈕打開前後門，車上的每個人卻無動於衷。

她開始模仿每一個人老實地待在自己的座椅上，模仿坐在博愛座的老先生用抬頭的方式使用手機，直到公車的照明設備被條地切掉電源，她嚇了一跳，如終於醒酒的醉漢一般，慌忙起身搖搖晃晃地走向前門，一塊藍莓餡餅從後頭被丟擲到她背上，還來不及轉身，又是一塊藍莓餡餅以拋物線的姿態被投出，身上沾著一塊塊藍莓餡餅，髮絲上也是餡餅溢出的果醬，公車的廊她走了好久才下車。

她脫下沾著果醬的鞋子不假思索地往前跑，踏過人行道上無數已經碎裂的地磚，然後才被地磚下樹根的突起給絆倒，她看著玻璃櫥窗上倒映的影像，不同於日子雲裡霧裡的一張異常鮮明的臉，儘管是用看的，那仍然是一種不安於現實的感覺，眉尾的坡末放得好低好低，飽滿突起的腦門下的陰影使眼窩呈半明半暗的樣子，月光照到的

半分虹膜顏色竟如亞歷山大石般迥異，卻依舊是拘謹的神態，嘴唇向裡頭癟得更緊，像是門牙正上下嚙咬著黏膜。她想那是愈看不懂了。街道像宇宙一樣靜謐，提袋裡的藍莓餡餅被撒了一地，果醬滲入地磚間的縫隙朝月影的方向前進。